

華西列夫斯卡姪著

# 只不过是愛情



# 只 不 过 是 愛 情

華西列夫斯卡姪著

金 人 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年 · 北 京

# 只不過是愛情

華西列夫斯卡婭著

金 人 譯

\*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

北京東四區德勝門內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415) 字數：116千

開本  $31'' \times 43'' \frac{1}{32}$  印張  $9 \frac{7}{16}$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35000

定價(6) 0.59 冊

ВАНДА ВАСИЛЕВСКАЯ  
ПРОСТО ЛЮБОВЬ

據 ВАНДА ВАСИЛЕВСКАЯ: ИЗБРАННОЕ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47) 譯出。

內容說明

本書敘述在衛國戰爭中負傷的蘇聯戰士重新回到家庭的故事。瑪麗亞是在後方醫院工作的一個年輕的護士，起初她以為自己的丈夫犧牲了，感到非常悲傷。不久，負傷的丈夫突然從前線歸來，但是他已經殘廢，由於利己的思想，瑪麗亞幾乎失去了過去對他的愛情，然而她看到了從集體農莊來的青年農婦奧麗亞如何熱情地接待受傷的愛人，她在奧麗亞身上認識了真誠無私的愛和對曾保衛祖國的丈夫的關切，她也看見了許多蒙受更沉重的犧牲的家庭，在這一一切影響之下，瑪麗亞終於戰勝了利己思想，克服了可能發生的家庭悲劇。

本書曾榮獲一九四六年斯大林獎金二等獎。

瑪麗亞脫下身上的白色護士罩衫。扭開水龍頭，一條細水流傾瀉出來。二十四小時的值班結束了。窗外還很黑暗，但是在略微顯出蒼白色的天空背景上已經看出了樹木的輪廓。瑪麗亞用親切的眼光來歡迎新的日子。她想，如果不是這場雨的話，步行回家可太好了。是不是應該出去一下，讓冰冷的雨點向臉上打打，讓快活的風吹吹，聽聽腳底下的水窪響呢？童年的時候，她很喜歡這樣的天氣，她從屋子裏跑出去，跑到大雷雨裏，因為風吹着她的衣服，雨絲打在她的身上，水珠順着亂蓬蓬的頭髮流，雨點在水窪上亂跳，使她感覺到說不出的愉快。當然，回到家裏總是有一場吵鬧，因為皮鞋弄濕啦，衣服濕得穿不上身啦，綬帶弄得什麼用處也沒有啦，母親就怪聲怪氣地嘮叨個不停。

但是現在又颳風又下雨了；風雨又在召喚她，誘惑她去發一陣瘋，誘惑她喊叫着在院子裏亂跑，把臉放在冰冷的雨滴下，陶醉在快樂的心情中。

瑪麗亞微笑着。是的，她具有這種性格，就像母親所說，是具有這種野性的。然而現在她却真的非得愛惜自己的皮鞋不可了，因為這是僅有的一雙皮鞋了，而且是一雙已

經被生活糟蹋得十分厲害的皮鞋。現在應該和平常一樣，坐電車回家。睡覺，睡覺！把那二十四個鐘頭的疲勞都恢復過來！

門開了。

「去吧，瑪麗亞，去吧，他又喊叫啦，他喊叫得真可怕。」

瑪麗亞急忙擦乾手，又穿上罩衫，性急地拉斷了結亂的帶子。

「我很對不住，你大概很累啦，不過……」

「你說傻話，拉雅，咱們走吧。」

一條鋪着深紅色地毯的長過道。微開着的病房門。醫藥品的氣味。用担架抬着一個人，有人慌慌張張地向手術室跑去。

「我對他一點辦法都沒有，」拉雅打算說明一下，無能為力地攤了攤手。但是瑪麗亞沒有聽她的話。她拉開通到一間小病房去的門，走進去之後，又迅速地吧門關住。兩個女護理員正俯在病床上，扶住一個傷員，搶着向他解釋什麼。傷員從她們手裏掙扎出來，這是一具用繃帶綁着的白色僵屍。

「我不願意，我不願意，你們聽，我不願意呀！我不要你們，我誰也不要！滾出去，畜生們！」

瑪麗亞輕輕地走過去，把一隻手放在他的用繃帶綁着的腦袋上。一隻黑色的眼睛在幾層很厚的白色紗布下面憂鬱地瞥了她一眼。

「什麼？」傷員嘟囔了一聲，但是她看見他已經認出是她了，而且立刻安靜下去，不再亂跳亂蹦了。

「你是幹什麼呀！你真是不知道害羞，怎麼能這樣啊？」  
她向護理員們點點頭，叫她們出去。她們明白了她的意思，靜悄悄地消逝到門外去了。

「我已經說過一百次……說過啦，對嗎？」  
他的嗓音提高了，響亮了，嗓音裏面發出威脅的，好像就要變成歇斯底里的呼叫調子。

「你這是說了些什麼聰明的話？」  
「我不願意！我不願意要你們換藥，不願意要你們的注射，不願意要你們的手術，大夫和醫院！我不願意！你們有什麼權利，誰允許你們這樣的？我不願意！」

她坐到病床旁邊的椅子上，手也不離開包着他的腦袋的繃帶。

「那麼你願意要什麼，頑固分子？」

「我什麼都不願意，什麼都不願意，您聽見嗎？我願意死，我對這是有權的。你們爲什麼折磨我啊？」

「死這玩意兒，可很簡單，」她輕輕地說道。「當然，活下去是要更困難些。但是你應該活，你是可以活下去的。」

「我可不願意這樣，護士小姐，爲什麼您坐在這兒浪費時間，是派您來看守我嗎？這是監獄嗎？我問您，是監獄嗎？」

她小心翼翼地、溫柔地用手撫摸着他的白色繃帶，柔和地對他笑着。一隻冒着火焰的獨眼在繃帶下面向她注視着。

「昨天你撕掉了繃帶。你想要傷害自己。你沒有考慮到，我們爲你而感到憂愁，我們想要幫助你。你是一個頑固的、撒嬌的孩子，所以現在就得看守你。」

「哦，這是多麼……」他安靜下去，沉默了一會兒。

「可是您老老實實地告訴我，能真的老老實實告訴我，告訴我真正的老實話嗎？」  
他忽然問道。



『我盡力這樣辦。』

他想了想，集中一下思想，打算組織成一個問題。

『護士小姐，您是不會對我說老實話的。不過這要請您想想。如果您也遇到這樣的事……您躺在醫院裏，變成瞎子……』

『你不是瞎子，』她嚴厲地說道。

『可是，瞎一隻眼睛，反正是一樣……那麼，就是說少了一隻眼睛，少了一隻手，少了一隻腳。您那時候還想活下去嗎，啊？還想活下去嗎？』

他惡意地、頑固地嘲笑着，一隻黑色的眼睛燃燒着狂熱的火光。

『真正的老實話，只要說一句老實話。如果您能完全不騙人的話。』

『我對你說老實話，』瑪麗亞鎮靜地回答。『好好躺下去。讓我來把枕頭放放正，就這樣吧。現在聽着……』

她握住他的一隻滾燙的手。他安靜地躺着，等候着。

『你知道嗎，我不能告訴你，如果這事發生在我身上，我將要怎麼辦。也許，我也會想到死。』

『您看看吧！』

「等一等。」

可怕的疲勞忽然消逝了。她感到自己充滿了力量，彷彿值班工作才剛開始。一陣溫暖的想念戈里高禮的念頭像波浪一樣湧上了心頭。

「你知道嗎，我有丈夫。丈夫也在前線。也許現在他和你一樣受了傷。我老老實實對你講：如果他不能身體完整地回家的話——那麼就讓他沒有手，沒有腳地回來吧，只要他能回來就好。我的手會變成他的手，他能用我的眼睛來看世界，只要他能，只要他能和我在一塊就好……」

不對，她這是和一個傷員講話。她這是在懇求命運、懇求歷史和殘酷的世界，使戈里高禮能回到家裏來。啊呀，要是再能聽到一次他的聲音，再能看到一次他的笑容，再能握住他的手，再能爲他做一次事，再在他的身邊……再一次感覺到一道很高的、沖激着心臟的幸福波浪，感覺到無限的信心，控制住了靈魂的天藍色的寧靜。再一次想到這就是偉大的幸福，想到他永久是自己的人，他並沒有失落在戰爭的遼遠的路途上；他回來了，現在他們又在一起了。要是能這樣那可是很有意義……不對，不對，她頂好是向他解釋，頂好是能說服他，而且幫助他，就像他曾經幫助過她幾百次那樣……

「這是實話嗎？」傷員嚴厲地問道，那隻憂鬱的眼睛緊緊地盯住了她的被照亮了的

臉。

「是的。這是實話。」她就像在宣誓一樣，很莊嚴地肯定說。「這是真正的實話。」  
現在他向天花板看着。

「護士小姐，您知道嗎？就是因為我有一個姑娘……」

現在她明白，她說的話是應當說的。她恰恰答覆了那個使他比什麼都苦痛的問  
題。

傷員舉起一隻手，軟弱無力地在她面前輕輕地動了動。

「你要幹什麼？」

「枕頭底下……這兒，枕頭底下……」

她伸過手去，發出了一陣沙沙的紙聲。一個學生用的練習簿子的紙糊成的信封，上面的住址是用紫色的字母寫出的，字跡有些模糊不清了。

「把信掏出來，護士小姐。」

一張小小的油污的紙片。

「請唸唸，護士小姐。大聲唸出來。」

她把信紙放在膝蓋上攤平：紙上是用化學鉛筆寫出的模糊字跡：

我的親愛的華霞！媽媽、福洛霞妹妹、姑母和所有的鄰居，還有我，都從心裏向你問候。我很高興，因為已經知道你在什麼地方，知道你的住址了。爲什麼你沒有寫出你傷在什麼地方呢？我是非常想給你寫信的，無論如何我要嫁給你，你就寫信告訴我，你什麼地方受了傷吧！即便你成了個殘廢人，你也不要這樣想；因爲反正我從前是什麼樣子，將來永遠是什麼樣子。我這樣給你寫信，使你不要固執成見，只要你寫信來就行。我們家裏一切都照舊，你的父親母親也都健康，就是大家都盼望你，你就寫信來告訴我們一下，你是還要到前方法呢，還是就要回家。如果需要的话，我就去接你，因爲你的父親母親很難去，可是我能去。再向你問候一次，盼望來信，再見，你的奧麗亞。

瑪麗亞用力把那張緞紙片折疊起來。傷員的睜得大大的，向天花板注視着的眼裏出現了潮潤的光亮。

「你看吧，」瑪麗亞說。「我也說過……」

「您以爲是這樣嗎，護士小姐？……」

「你真是個怪人！要知道這是奧麗亞寫給你的……」

「是的，當然……不過我是想……也許會是這樣的，可是等我一回到家裏……」

「不對，不對，這是很清楚的。怎麼的，你沒有看過信嗎？怎麼？」

「怎麼沒看過？看過啦……昨天也看啦，今天也看啦……可是總歸……」

「噯呀，傻子呀，那麼你的姑娘還有什麼價值可說呢？你一到家，你們就一塊兒工作……」

「這還能做什麼工作……」他苦痛地笑了笑。

「給你裝上假腳，你就能工作啦。愛人幫助你，將來有了孩子——也會幫你的忙。」

「孩子……」

「啊，當然。不過現在只要安安穩穩地躺着，讓一切傷口都很好地長好，就能趕快回家去看奧麗亞。你能安安穩穩地躺着嗎？」

「如果能這樣，我就……」

「你要聽大夫的話嗎？」

「那好吧……」

「就是這麼回事。用不到吵鬧，用不到拿各種話來罵護士。」

● 華霞是華西里的愛稱。

● 奧麗亞是奧麗珈的愛稱。

他臉紅了。

「現在這可怎麼辦……護士小姐，您可以告訴她們嗎？不然真有點兒……」

「不，你自己道歉好啦。瞧，他罵人倒會，至於道歉，却說：『護士小姐，您可以……』」

「那麼我就自己……」

「當然應該自己。好啦，我現在走啦，你睡吧，可再不要吵鬧啦！」

等走到樓梯上，瑪麗亞才發現時間已經很晚了。她急急忙忙扣上大衣。心上的快活像火一樣燃燒着，彷彿從戈里高禮那裏帶來了遼遠的敬禮。彷彿熱烈地握着他的晒黑了的手。她迅速地從樓梯上跑下去，在掛衣室裏她碰見了伏倫曹夫。

「還在這兒嗎？」他很驚奇。

「我有事就攔了一會兒。」

他們一同向街道上的微微發亮的晨曦中走去，冒着雨點，被冷風吹着。頭頂上可以看見漸漸亮起來的天空，但是這兒的許多房子中間，靠近地面的地方，陰沉沉的曙光還沒能驅散昏暗。瑪麗亞絆了一交。

「把手伸出來，還很暗，而且這兒到處都是坑窪。」

她靠在他的手臂上，忽然覺得非常疲倦了。遠處閃耀了一下蔚藍色的火光，一輛電車開過來了。伏倫曹夫幫着她坐進已經擠滿了人的車廂中去。

『你很累了吧？』

『那有什麼！』

『如果你躺下去睡覺以前，肯請我去喝杯茶，我是不會拒絕的。』  
她笑了。

『那麼，大夫肯答應到寒舍去坐一坐嗎？已經爲我準備好茶啦。咱們就一塊兒喝吧。』

『好極啦。我很不願意回家去。唉，多麼陰暗的早晨！』電車轟隆轟隆地和咯吱咯吱地響着，在拐角的地方搖晃着；緊緊地擠滿了車廂的人羣隨着電車開動的有規律的音調動盪和搖擺。瑪麗亞閉上了眼睛。他們這是坐電車回家去，是她和戈里沙。爲了防備衝撞，戈里沙用一隻手摟住她。只要略微把頭向後仰去，腮頰就能貼在他的大衣的麻酥酥的呢子上。

也不知道什麼人推了一個老太婆一下子，向出口擠去，她就罵起來。人們也很粗魯地還罵她。這時立刻就發出了戈里沙的快活嗓音，整個人羣都笑起來，於是兩個激怒的人的爭吵，在鬨笑和玩笑中消逝了。

但是戈里沙並不在這兒。這是伏倫曹夫保護着她，以免她被向出口擠去的人們擠着。沒有戈里沙。現在他的快活的嗓音也不知在什麼地方——誰知道在什麼地方呢？——響着哪！在這樣下雨的、冰涼和昏暗的早晨，他可能在什麼地方呢？也許他正沿着一條陌生的道路走吧？也許他正沿着水池子爬，也許他是睡在土窰裏吧？戈里沙在哪兒呢？

於是又和不久以前一樣，靠在一個受傷紅軍的病床旁邊：即使瞎了，即使沒有手，沒有腳……

『咱們要下車啦。』

她哆嗦了一下，有一會兒工夫她想不出是在什麼地方。哎呀，是啦，電車，這兒是電車站。

他們又踏着泥濘走起來。房屋的輪廓很清楚地在陰沉沉的天空上刻畫出來。黑暗的沒有用的路燈豎立着，就像砍掉了枝子的死樹。有些房子裏還點着電燈，微弱地透過用黑紙做成的窗窻縫隙。



現在到家啦。她氣喘吁吁地順着樓梯走上去。用藍紙包着的小電燈陰森森地閃着光。伏倫曹夫的臉在電燈光裏忽然變得又老又皺了。

母親不高興地把手伸給客人，也沒有回答問候的話，就邁着小步，匆匆地走到廚房裏去了。

「媽媽，喝茶，不過要熱的！」

「當然要熱的……我等你得簡直急死啦。我一次又一次地把茶燒熱，茶又冷啦，可是左等不見你的面，右等也不見你的面……」

瑪麗亞輕鬆地嘆了一口氣，坐進一張壓扁了的舊沙發去，她把兩條腿伸出來。

「你累啦。」他輕輕地說，注意地望着她眼睛四周的和嘴唇邊的黑印子。

「很累。」瑪麗亞承認了。她不願意多說話。要休息，要休息！她很喜歡伏倫曹夫來串門。當他在這兒的時候，她覺得自己似乎很有信心，而且很安全。只有母親，照例是認為有必要把她對客人的仇恨心表示表示的。她是戈里沙的各種權利的保護人……是的，的確，戈里沙的各種權利都需要保護的！……

「你笑什麼？」

「我笑了嗎？」她吃了一驚。「啊，是的，對啦。你知道，我是想，也許媽媽在家